



屠格涅夫散文詩集

正風出版社

小序

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是俄國第一流的大文豪，他的地位，不亞於託爾斯太，也是中國讀者們最愛好的一位異國作家，譯者也是愛好他作品的一個，因為這原故，所以才決心翻譯出他這本散文詩來，我知道，這些散文詩在很久以前已經有人翻譯過，但是我想：偉大作品是人類的公器，儘管有幾個譯本，同時流行，但聰明的讀者們，自然可以鑑別出各自的優劣和不同點來。

李岳南誌於滄郊。一九四五、二、一〇。

絞死他.....	二八
菜羹.....	三二
世界的末日.....	三五
利己主義者.....	三九
狗.....	四二
我的敵人.....	四四
傻子.....	四六
兩個富有者.....	四九
僧侶.....	五〇
東方的傳奇.....	五二
老人.....	五六
一個訪問.....	五七
兩個弟兄.....	五九

兩節詩句·····	六二
小麻雀·····	六八
骷髏·····	七〇
某人·····	七二
基督·····	七三
岩石·····	七五
朋友和敵人·····	七六
山林的女神們·····	七九
神祇的宴會·····	八三
獅身人面像·····	八五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八七
最後的見面·····	九〇
明天！明天！·····	九二

(3)

乞雨.....九三

停留佳！.....九五

採詩員.....九七

碧空的王國

啊碧空的王國！光和色的王國啊！青春和快樂的王國啊！我在夢中都看到
我們是在一起。我們幾個人，在一個裝飾得華美的小舟裏，那像天鵝胸似的白帆
張滿在幽風招展的旌旗的下面。

我不知道那些人和我在一起？但在我整個的靈魂中，我感覺到他們是和我一
樣年輕，快活和有運氣！

但是我實在沒有注意他們。我看着那四圍無邊際的藍海，翻着金鱗，而在頭
上，也是無邊的藍海，在這上面，似乎那快樂而得意的太陽在運行着。

我們之中，時時刻刻發出了笑聲，響亮而且歡悅有如羣仙的喧笑聲！

……忽然間，不知從那個人的口裏流露出了話語，和有活力而神聖靈妙的歌聲……
……好像天空對他們也用一種歡快的聲音相回應，而且海也作和諧的顫動……然後

(1)



一種幸福的恬靜又跟踪而來了。

輕輕地划過那柔波，我們的小舟快捷地向前划行。沒有風驅使它；僅用我們自己輕快而跳動的心指引着它，它任着我們的意飄浮，一如有生命東西似的順從。

我們達到了島上，那盞惑人的島嶼，是半透明體，輝映着各種光彩的寶石，有些是紫晶，有些是碧玉，迷人而芬芳的味道從圓的島嶼上浮起；其中一些島嶼向我們以一些玫瑰花瓣的雨點和百合花的落英；旁的幾個島上，羣鳥飛起，展着天虹色的羽翼。

鳥兒們在我們上面繞圈飛；那百合花和玫瑰，就融化於那流動在我們光滑的船舷旁的真珠似的泡沫裏。

而且，隨着花和鳥，一種聲音傳播給我們，歌兒好似蜜也似的甜蜜……彷彿覺得那裏面有女人的聲息……在我們四周，有天，有海，和揚起的帆，還有櫓端那汨汨的水聲，——一切都在述說着愛，快樂的愛情！

並且她，爲我們每個人喜愛的——她就在那裏，……隱約地看不清，一會兒，看哪，她的眸光將照耀於你，她的微笑將開向於你，……她的手將要握住你的手，領你到一個永遠不會消滅的快樂土地。

啊，碧空的王國！在夢中我都看到你。

我們仍然要戰鬥下去

是怎樣一點小的事情可以常常轉變一個整個的人生呀！

有一天，我充滿了憂鬱的思想，沿着一條大路走。

我的心被一種陰沉的恐懼所壓抑着；我陷於沮喪的情感裏，我抬起了我的頭，……在我前邊，在兩行高大柏林的中間，那條路如箭一般地放射到遠方去。

越過這條路，在我前面有十幾步遠的地方，當夏天的昏沉沉的太陽的金光下，有一羣麻雀在一個個地跳着，跳的很乖巧，滑稽而神氣自得！

它們之中有一個，特別用了絕大的氣力沿着道旁蹣跚着，突出了它的胸膛在傲然地鳴叫，好像是說它不怕任何人！它實在是個勇敢的小戰士！

而在同時，在高高的頭上的天空裏，盤旋翱翔着一隻蒼鷹，勢必要吞吃了這
位小戰士。

我看到這個，笑了，自己抖擻了一下，那種悲哀的念頭即刻飛走了：我重新覺悟到生命的剛毅，勇敢和火熱。

讓它也同樣盤旋在我的頭上吧，我的鷹呵……

我們仍然要戰鬥下去，一切都算不了什麼！

一八七八、十一月。

瑪莎

好多年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時候，每次當我雇用一輛雪車的時候，我慣於和車伕聊天。

我特別樂於和晚上的車伕聊天，那些來自四鄉的可憐的農夫們，帶着他們那赭黃色塗過的雪車和可憐的小馬，來到都市裏，希望賺些飯吃和主人的租金。

這一天我又雇了這樣一輛雪車，他是一個年紀剛滿二十的，有藍色眼睛和紅面頰的魁梧英俊的青年；他的頭髮打着小卷被蓋在那醜醜、小而破的帽子下，帽子被拉到他的眼睛上了，那件破損的外衣是如何緊緊箍着他那粗大的肩膀呵。

但是這個生着俊秀而無鬚的臉孔的車伕，看起來有些意志沮喪而消沉。

我開始和他談話了，他的語音裏果然有一種難過的聲調。

「什麼事，老兄？」我問他；「爲什麼你不歡喜？你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嗎？」

在一分鐘內這孩子並沒有回答我，「是的，先生，我有，」他最後說道，「這樣一件難過的事情，沒有比這事情更糟糕了，我的老婆死了。」

「先生，我很愛她，自她死後已有八個月的光景了……但是我不會忘掉的，我的心在咬嚼着我……真的是這樣呢！她爲什麼會死哩？一個年輕力壯的人……：一天的虎烈拉病就攫走了她的生命。」

「她待你也好嗎？」

「啊，先生！」這個可憐的人深深地歎了口氣，「我們在一起過的是多麼快樂啊！她死時我沒有在身旁！我剛一聽到這消息，他們已將她埋葬了，你知道；我急忙地跑回家鄉——我到了那裏——天已是半夜了，我走進了我的小屋，靜靜地站在屋子的當中，我輕聲地嚕嚕起來，「瑪莎！唉，瑪莎！」除了蟋蟀的哀吟便沒有旁的回聲，我哭了，坐在小屋的地板上，用我的拳頭打着地！「貪饒的地呀！」我說……「你已把她吞下去了……也吞下我去吧！——啊！瑪莎！」

「瑪莎！」他突然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却沒有停止了控制嚼勒，他用袖管揩着眼淚，揮動着衣袖，抖聳了一下肩膀，便不再說另外一句話了。

當我下了雪車，我多給了他一些車費。他深深地向我鞠了個躬，雙手抓着他的帽子，趕着車徐步地踱過積雪的荒涼街道，街道上充滿了蒼色的霧氛。

在海上

我坐在一個小艇上從漢堡到倫敦去，我們一共是兩個客人；我和一個牡猴子，牠是由一個漢堡商人當一件禮物般送給一位英國股東的。

牠被一條輕輕的鐵鍊子繫着連到甲板的一個座位上，牠不安地移動着而且發出尖銳的哀鳴像鳥聲似的。

每次當我走過牠身邊時牠便伸出牠那小而黑的冰冷的手，從牠那略帶悲傷而有人性的眼裏放出注視我的光線。我握住了他的手，牠停止了哀鳴却仍不安地轉動着。

這裏是一陣死沉沉的平靜。

大海伸張在四面八方像一幅不動彈的鉛色紙面，它像是窄狹而小；有濃重的霧氣懸在它之上，桅桿的頂端隱匿在雲層裏，由於霧氣的朦朧，人們的眼睛也為

之昏迷，疲憊了，在這暗淡迷朦中，太陽懸掛着一點紅暈；但臨近傍晚的時候，它却閃耀着奇怪而神秘的蒼白光芒。

那長而直的疊摺像絲織品的皺紋，一個挨一個地經過這船頭，它們愈波動愈寬，忽縮忽張，終於又顫瑟地消踪匿迹了，泡沫又湧起來，被令人厭惡的機輪聲所攪動；如乳樣的白色，它帶着一種潺潺的聲音，擊碎成蜿蜒曲折的漩渦了，然後又融合了起來又消滅了，被霧所吞噬了。

歷久而悲傷的響在船尾的小鐘一如猿猴的哀鳴。

時時刻刻，一個海豚浮湧出來，又忽然間一滾而消滅在風平波靜的水面下了。

有一個黧黑面孔的船長，樣子沉靜而陰鬱，咬着一個短烟袋在抽菸，又氣吁吁地將煙燼敲落在暗澹平靜的大海裏。

對於我所有的詢問，他僅漫不經心的支吾了一聲，我不得不湊近我那唯一的伴侶，猴子跟前。

我坐在她的身旁；她停止了叫聲，又向我伸出了她的手。

帶着昏沉欲睡的濕氣的濃霧壓緊了我們；我們沉於同樣不知不覺的迷夢中，我們好像兄妹也似的偎依地坐着。

我微笑了……於是生了一種的感覺。

我們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呵！那可憐的小動物如同對於一個兄弟似的是這樣地舒貼誠心地偎在我這裏，使我感到欣慰了。

一八七九、十一月。

鴿子

我站在一個斜山的頂上；在我前面，展着一片成熟的小麥，有如一片光煥變動的金銀色的大海。

但是沒有一點波浪從海上浮起；在窒悶的空氣裏也沒有風的吹動；是暴風雨將來臨了。

在我的跟前，太陽仍然用一種黯淡的光暉照耀着；但在距離小麥田的遠處，並不是太遠的地方，那暗綠色的雨雲堆擁着，是一團可怕的雨雲蓋住了地平線的一半。

一切都沉靜下來……在那最後毒恨的陽光之下，一切都變得沒精打彩了，沒有一隻鳥兒的音容，甚至連麻雀們也匿藏起來了，只有在近旁處一個大的牛蒡的葉，在不停地搖曳而低訴着。

籬笆上艾草的味道是多麼強烈啊！我凝望着那深蒼色的雲塊，……有一種茫然的不安充塞了我的心。然後很快很快地來到的，是我的思想，「突然閃過了一道金蛇，又是一陣滾動的雷鳴！不祥的雨雲，趕快運行吧，使大雨驟降；來掃除這猶豫未決的苦悶吧！」

但是雨雲不動彈了，它又如先前般的停頓，一種令人窒息的重量，壓住了閃然的大地……好像越來越漲大而濃黑了。

看哪，在它的死而暗淡的藍色上，有些東西在滑動奔馳，像一條白手巾或者掬白雪似的，那是一隻白鴿從村莊的那方飛來。

它一直地飛着飛着，……投身到林裏去，過了一回兒，——空間仍然是一樣殘酷的沉默，……但是，看呀，兩條手巾在空中閃耀，兩掬白雪飄盪回來，兩隻白鴿平穩地翱翔着飛回到回家的路上去。

最後，暴風雨是爆裂了，騷亂開始了！

我難以回家，風在怒號，它狂亂地吹向這裏又吹向那裏；在它前面有一縷低

沉的紅雲在飛逝，它好像被扯得粉碎；每件東西都在混濛中翻滾，鞭擊般的雨傾注着狂暴的急流向直挺的樹幹上打去，電閃着令人眼花繚亂的青光，突然間一聲霹靂的沉雷好似大砲彈般的爆炸開了，空氣充斥着硫黃似的氣味。……

但是在低垂的屋頂下，在屋背的窗櫺上，並棲着一雙白鴿，有一個是跟着配偶而飛，它帶回來了那從災難中救出來了的配偶。

它們栖息着豎起了羽毛，雙方都感到對方的翅子是偎靠着自己的翅子。

它們是快樂了！我也是快樂了，我瞅着它們；雖然我是孤單的，經常這麼孤單。

玫瑰

是八月的最後一日，……秋天已差不多靠邊了。

太陽要落山了，沒有雷電相隨的一陣傾盆急雨，很迅速地洒過了我們廣大的平原。

在一個閃着光而蒸發水汽的屋子前的園子裏，充滿了落日的餘暉，和雨水的洪波。

她正坐在客廳的一個檯子上，沈溺於深長的幻夢裏，經過那半開的門她注視着園子。

我知道在這一剎那什麼意念掠過了她的靈魂；我知道，在一個短暫而痛苦的掙扎後，恰在這當兒她便屈服在一個自己不能再控制的感情之下了。

驀地，她站了起來，很快地走到園子裏，便不見形影了。

一小時過去了，……又是一小時；她仍然不見回來。

這時，我站起來，走出屋子，轉了一個灣順着一條路走——我確信——她會經從這裏走出去的。

我的四周，一切是黑沈沈的；夜幕降下來了。但在小路的泛潮的砂土上，可以辨識出一個圓的東西，——雖然在霧氣中，仍顯得通紅。

我彎下腰去，它却是一朵新鮮而才開綻的玫瑰，兩小時前，我還看到這朵玫瑰花綴在她的胸前呢。

我小心翼翼地拾起這朵落在泥濘中的花，走回了客室，放這朵花在她的椅子前面的一張檯子上。

後來她又回來了，用輕輕的脚步踱過屋子，坐在那檯子上。

她的面孔是不但蒼白而且更顯得分明了；她那低垂的眼睛，看起來像小了些，在快樂忘情當中她不住地急遽地左看右看。

她看到了這朵玫瑰，捏起它來，注視着它那破碎而泥污了的花瓣，又看看我

，她忽然定睛不動了，眼裏充溢着閃光的淚滴。

「您爲什麼哭泣呢？」我問道：

「啊，看看這玫瑰，看看它遭受了怎樣的變故。」

於是我想應當趁這時說出句意味深滿的話語。

「您的淚將洗淨花上的泥痕，」我用含蓄的語調說。

「淚不能洗淨，它們可以用火燒燬掉，」她回答，她轉身到火爐旁將這玫瑰投在那奄奄欲熄的火簇裏。

「寧用火燒要比用淚洗好得多，」她帶精神地說；她那可愛的眼睛仍然閃着淚珠，而且傲然地快活地笑了。

我知道她也是正燃燒在愛情的火簇裏呢。

一八七八、四月。

對於一個烏拉斯基女郎的回憶

在巴魯格勒亞的荒廢的鄉村中，有一個傾斜欲倒的上面蓋着骯髒發臭的草積的倉房，它很快地變成了戰地醫院，在這裏有一個已躺了兩星期的瘟疫患者的女郎。

她是無知覺了，但連一個醫生都沒有診治她；當她能站起時她所看護過的那些病兵；他們從病牀上，輪流地起身，拿了一些裝在空而破損的土瓶裏的水，滴到她那乾焦的唇上。

她年輕而美麗；上流社會知道她；甚而至於連高級的達官貴人都對她發生過興趣，婦女們曾經羨妬過她，男人們曾經諂媚於她……有兩個或三個男人曾經真心而祕密地愛過她，生命曾經向她微笑過；但是在這裏的微笑比淚還更慘呵。

她具有一個軟而溫柔的心……這就是她犧牲自己的動力和渴望！她幫助了那

些需要她幫助的人，……她不知道另外還有什麼快樂……她簡直不知道那些，她也永遠不會知道。旁人的快樂從她身畔掠過了。但是她久已拿定主意去爲社會國家獻身；燃着不滅的信實的火焰，她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自己的隣居們了！

在她深深的心中是埋藏着如何掩蔽着的財寶哇，這沒有一個人曾經知道；現在哩，自然囉也沒一個人將會知道的。

啊，還有什麼必須的呢？……她已成仁了……她的任務已完成了。

但想起來令人難過的，是甚至於連對她的屍首都沒有一個人說一聲謝謝的話，雖然她自己也許害羞而迴避人家的道謝哩。

但願她可愛的幽靈原諒我這朵過時的花吧（註），這朵花我已冒昧地放在她的墳塚上了。

一八七八、九月。

註：指作者自己的作品。

布施

靠近一個大的都市，一個年老而有病的人在沿着一條寬廣的太路走着。

他一走一趔趄；他的老而衰敗的腿在趑趄，蹣跚，東倒西歪着，他苦痛而乏力地走着，好像那兩隻腿快不屬他所有了；他那襤褸的衣服包圍着身子；他那沒有戴着帽子的腦壳垂在胸前，……他十足是衰敗老朽了。

他坐在道旁的石頭上，身向前傾斜，兩肋靠在膝上，兩手蓋着面孔；而且經過他那皺皺的手指，淚珠落了下來落到灰色的乾泥巴上。

他回憶着……

他回想自己當年是何等壯實而富足，回想自己曾如何地消耗了錢財，爲了別人而浪費了自己的財產，不管是友人還是敵人，……而今呢，他連一片麵包都沒有了；所有的人都背棄了他，朋友們甚至於還在敵之前而背棄他，……他非要落

得個討飯爲生嗎？在他的心中，有一種遽痛和羞愧。

淚一滴一滴地濕了灰色的土泥。

忽然間，他聽到有人喚他的名子；他抬起疲憊的頭，看見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個陌生客。

這人的臉孔顯得平靜而嚴肅，但並不冷酷；眼神雖不閃耀光芒，然而還明朗；視線雖銳利但還慈祥。

「你已經放棄了你整個的財產，」一種平和的聲音說，「但是你是否因做了好事而後悔難過？說實在的？」

「我不爲這個難過，」老人帶着歎息回答；「但是而今我奄奄待斃了。」

「假如以前沒有一個乞丐向你伸手，」陌生客接着說，「那麼你將沒有一個人證明你是慈善的；你就不能完成你的善行了。」

老人沒有話說，只是猶豫考慮着。

「所以現在你也不該驕傲，可憐的老人！」陌生客又開始道，「去罷，伸出

你的手；你也應當去給另外一些行善者以可爲的機會，確實證明他們是好人。——這老人爲之大吃了一驚，抬起了眼睛……但這陌生客已經看不見了，在遠遠的地方，一個人順着大路走進了他的視界。

這老人向他走去，伸出了手，這個路人帶着一種灰色的面容，沒有給他一點什麼，便走開了。

之後，另一個人走過這裏，這個人給了老人一些布施。

這老人用人家給來的銅板買了些麵包，於是這點由於乞討而來的食物，他吃來起來像是很夠味，心中並無慚愧之感，相反的，安心和快樂好似一種幸運似的來臨到他的心上了。

自然

我做夢到了一個高大宏敞有昂軒而呈弧形的屋頂的寺院裏，它裏面充滿了一種地下的均勻的光芒。

在這寺院的正當中，坐着一位端肅的女人，穿着一件綠色飄蕩的袍子，她的手支持着頭，她像沉入深深的冥思裏，立刻，我明白了這女人就是自然之神本身；於是一種可怖的嚴肅的感覺，立刻發出了顫抖經過我內在的靈魂。

我走近了這坐着的女人，很恭敬地鞠了個躬，「啊，我們共同的母親哪！」我喊道，「你默想些什麼？莫非考慮人的未來的命運嗎？或者考慮他如何才能達到完善和快樂？」

(28)

這女人的黑而帶威脅性的視線慢慢轉移到我身上，她的嘴唇動了，我聽到了一種響震如鋼鐵的鳴聲。

(24)

「我正在想如何才能給予跳蚤腿上的筋肉以更大的力量，這樣可以更容易從敵人手裏逃脫出來，攻擊和防禦的均衡是破壞了……這一定要恢復轉來。」

「什麼，」我囁嚅地回答道：「你在想什麼？莫非我們人類不是你的寵兒嗎？」

這女人稍稍皺起了眉頭。「一切的動物是我的兒孫，」她說道，「我對他們是一樣關切，我對一切是一樣地去毀滅。」

「對了……有理由……公正……，」我又囁嚅着。

「那是人類的話，」我聽到她用一種鋼鐵的聲音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對和錯，……理智不是我的規律——什麼是公正？——我已經賦出了生命，我將要收回它來轉給予別個，不論是蟲是人，……我不管……這時，你儘可照管自己好了，不要阻撓我！」

我要辯駁，……但是地球發出了一聲空虛的呻吟與震撼，我便醒轉來了。

一八七九、八月。

對話

「不論是羣夫崙不論是芬特拉行山，都是人跡罕到過的！」
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峯，……一個整個巉岩峭壁的山脈，……是這山的正中心。

在山之上，是一片蒼白而發綠色的清明瘖啞的天空，嚴厲而冷酷的霜花；堅固閃光的雪片，聳出於雪上的，是雪籠風吹的山巒。

兩個巍然的形體，有如兩個巨人在地平線之上的，是羣夫崙，和芬斯特拉行山。

(25)

羣夫崙對它的隣居說話了：「你能告訴我些新聞嗎？你看到更多一點，在底下的是些什麼呢？」

幾千年的歲月過去了；簡直像一分鐘。

芬斯拉特行山回身大聲地咆哮地答道：「厚厚的雲層籠罩着大地……等一會兒！」

幾千年又過去了：一分鐘似的。

「好了，現在呢？」羣夫崙問道。

「現在我看到底下的一切是沒有兩樣，那裏有青的水，黑鬱鬱的森林，一堆灰色而積壘起來的石頭門，在它們之間，仍然是一些前後蠕動着的蟲類，你知道，還有那從來沒有蹂躪過你和我的兩足動物們。」

「人們？」

「是的，人們。」

幾千年過去了，一分鐘似的。

「好了，現在呢？」羣夫崙問道。

「那裏似乎看到了一些蟲類，」芬斯拉特行山狂吼着，「下面很清楚；水在收縮，森林很稀疏。」幾千年又過去了，像一分鐘似的。

「你看什麼呢？」羣夫崙說。

「在我們的四近，清晰一點，」芬斯特拉行山說，「但在遙遠的山谷裏仍然是斑點，有一些東西在移動。」

「現在哩？」羣夫崙問道，在更多幾千年過去後，像一分鐘而已。

「現在好了，」芬斯特拉行山回答着，「在每一個地方都清晰了，非常的白，你看每個地方……每個地方是我們的雪，是破碎的雪和冰。每個地方是凍結的，現在好了，現在清淨了。」

「好，」羣夫崙說。「但是我們談得夠多了，老友。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實在的。」

大的山入睡了；那綠的清明的天空，睡在永遠沉靜的大地上。

絞死他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八〇三年，是我一個老朋友說起的，「距奧斯特里茲不遠的地方。這一聯隊駐紮在莫拉維亞，我是裏面的一個官佐，我們有嚴峻的命令不許攪擾居民；事實是這樣，老百姓們對我們太狐疑了，雖然我們自認是他們的盟友。」（註）

我有一個聽差的，他先前是我母親的僕從，名子叫做格。他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從小我就認識他，而且我待他像一個朋友似的。

「好了，在這一天，在一個我所住着的房間內，我聽到一種責罵的厲叫聲，一種哭聲，一種哀喚聲；原來是一個主婦的兩隻雞被偷跑了，她將這偷竊的行爲歸罪在我的僕人頭上，他竭力辯護，叫我做他的證人……」做格，阿夫特莫諾夫這個人那裏會當小毛偷！……」我向這女人保證做格的忠誠，但是她不聽我的話。

「立即之間，馬蹄的踏踏聲順着街道而聽到了；一位總司令同着他的幕僚們騎馬來到了，他騎在馬上徐步前進，他是個壯偉而肥大的人，低着頭，勳章掛在他的胸前。

「這女人看到他，急忙跑到他的馬前，跪在地上，光着頭頂，他失神地開始高聲地控告我的僕從，用手指指着他。

「『將軍！』」她尖叫着；「老總呵，請你察明白，幫助我！救助我！這個兵曾偷了我的東西！」

「攸格在屋子的門口，直挺挺地立着，他手中抓着帽子，兩足站定好像一個崗兵，一言都不發！是不是因為總司令領着這班人站在街心使他駭昏了，或者由於這迎面而來的災難使他失去神志了，我不能斷定。

但是我的攸格站在這裏，眼睛眨動，面如粉白！

「這總司令向他用一種漠然而鄙棄的視線打量了一番，氣憤憤地大聲叫道：『好啦？』……攸格如一個雕像般的站着，露出了他那好似在貓嚼的牙齒！如果

從側面看來，你也會覺得這個人是笑吧！

「這總司令急燥地道：『絞死他！』用馬刺踢他的馬，移動着，首先是徐徐移動，然後用一種極快的步伐，所有的從員緊跟着他；僅僅有一個副官從鞍上掉轉頭來投給攸格以不經意的目光。

「這令是不可能的事，……攸格立即被俘住帶走執行死刑去了。

「然後，他失了知覺，僅僅氣吁吁地喘了兩次，『蒼天呀，蒼天呵！』不久便只是喃喃聲了，『上帝知道，那不是我啊！』

「他越哭越厲害，向我道別，我失望了，『攸格！攸格！』我哭喊着，『怎麼你不向總司令說一句話呢？』

「上帝知道，那不是我呀。」這可憐的人重複地說，哭了。這女人自己也被嚇住了。她從沒有希望有這麼一個可怕的結局，並且爲了自己的原故她開始哭了！她跪在地上請求所有人的同情，而且發誓她的鷄是找到了，那麼她便可以把這件事弄得一清二楚……

自然囉，這一切都歸無效。這是戰時，先生！紀律問題！這女人哭的聲音越來越高了。

「攸格受了牧師的消除罪孽的宣告後，便回頭對我說道：

『請你老人家，告訴她不要使她神志錯亂了，我原諒了她。』

我的老友，當他唸誦他僕人的最後幾句話時，他還喃喃地說，「我可憐的攸格，可愛敬的人，實在是一個聖人。」他的淚滴便流下了他那蒼老的面龐。

一八七九、八月。

註：因為這是俄國軍隊駐在奧境，故云。

茶羹

一個守寡的農婦，有一個獨生子，是一個年約廿歲鄉下的很好的下力人，但却死了。

有一個貴婦人，她是這個莊子上的地主，聽到了這婦婦的不幸事件，在出殯那天她去看望她。

她見到婦婦在家。

她站在自己矮屋當中的一張桌子前面，從容地不迫地有節律地動轉着右手（左手仍然靠放在身邊），從一個黝黑的土盆底裏舀起那稀薄的菜羹，一勺一勺地吞嚥着。

這婦婦面孔黧黑，神情消沉；她的眼睛發着紅腫，……但是却保持着一種端直嚴肅的態度，一如在禮拜堂裏似的。

「天哪！」這貴婦人想，「處在這種光景她還能吃下飯去……她們這些人真的有着怎樣魯鈍感覺呀！」

在那個時候，這貴婦人回想起當幾年以前，她曾經死了一個九個月大的小女兒，在她悲傷之中，她曾經撤下了那可愛的鄉下別墅，把整個的夏天消磨在都市裏了！

同時，那婦婦還是繼續吞着她的菜羹。

這貴婦人情不自禁地，最後，她說，「譚蒂烟娜！實在地，我很驚奇！你不能不惦念你的兒子嗎？爲什麼你還沒有失掉你的好胃口，你怎麼還吃得下去羹湯哩？」

「我的烏娃西亞死了，」她說，靜靜地說，那痛悲的淚水再度地從她瀧窄的面頰上淌下來。

「這也是我的完結呵，自然囉；這件事活活地把我的心扯了出來。但是這羹湯可丟不得的；因爲上邊有鹽分。」

這高貴婦女僅僅聳了聳肩膀，就走開了。因為一點鹽巴在她值得什麼哩。

一八七八、五月。

世界的末日

我幻想着我在俄羅斯荒曠的平原上的一間簡陋田舍內。

屋子大而低矮，按着三個窗子；牆壁是白粉塗過的；裏面沒有傢具，屋子的前面有一個貧瘠而漸次傾斜的平原；它伸展得很遠；灰色而單調的天空懸在它上面，像一個牀的頂帳。

我并不孤單；在屋子裏約有十幾個人伴着我，都是十分樸實的人，衣着簡單，他們在靜靜地走上走下，好像是憂愁不安，他們各自在躲避着對方，但却不斷地熱切地一個個相互注望着。

沒有一個人知道，爲什麼他們來到這間屋內，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一起的是些什麼人。

在所有的人面孔上顯出了不安和喪氣……大家輪流地挨近窗子很專心的向外

望着，好似希望從外面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又漫無目的地走上走下。在我們之中，有一個身材矮小的孩子；時時刻刻用一種細弱的音調哭泣着：「爸爸，我害怕呀！」他的哭聲使我的心感到疼痛，我也害怕起來……是什麼道理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預感到有一種災難越來越近了。

這孩子哭泣又哭泣，啊，逃出這裏吧，這裏是如何悶氣呀！如何令人液乏，如何沈鬱呀……但是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事。

那天空像葬衣，沒有風……空氣是死了還是怎樣了？

突地這孩子跑到窗前用同一種哀矜的音調尖叫着：「看哪！看哪！地球崩毀了！」

「怎麼？崩毀了？」真的；當這時，屋子前的平原可怕地站了起來，地平線下沉了，就從屋子那裏，墜落了一大塊，好像是挖出了一個黑沉的谷壑！

我們都擠到窗畔，……恐怖凍結了我們的心。

「到來了……到來了！」靠近我的一個人喃喃地道。

看哪，沿着整個的遙遠的地平線，有一些東西在開始顫抖，一種小而圓的山壁在開始一起一落。

「那是海洋！」立刻這種思想閃過了我們大家的心頭，「它將要直接地來吞下我們……但是，它怎樣能夠生長而且站起來？湧到懸崖絕壁之上呢？」

然而它越變越龐大了……在遠處已沒有分散的山丘升起，……一種連綿不斷的龐大的波濤抱擁了整個圓形的地平線。

那波濤奔騰又奔騰，終於落在我們的頂上！一種冰冷的暴風挾着它而飛動，迴捲在地獄般的黑暗當中，每種東西都震撼着——在那裏，在那飛旋的巨濤中——是一陣霹靂聲，是千萬個喉嚨的慘叫聲。

啊，是如何的一種吼嘯和呻吟哪！是地球在作恐怖的厲鳴了……

世界的末日呵，萬物的末日呵！

這孩子再度地哭叫着，……我打算去抓到一個伙伴，但我們全都被漆黑冰冷

的咆哮着的濤浪所擊碎了，埋葬了，溺斃了，掃光了。

黑壓壓的……永遠黑暗了！

我幾呼停止了呼吸……我驚醒了。

一八七八、三月。

利己主義者

他有譴責他家裏人的一切資格。

他生來是康壯的，他生來是富有的，而且在他整個的生命中，是永遠康壯而富有的，他向來沒犯一次小過失，沒有陷入罪惡中，連一次的謬誤和舛錯都沒有。

他是一個無可疵議正直的人！……

他頗以自己的正直引爲自滿，以此他壓服每個人，壓服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相識者。

他的正直是他的資本……以此他勒索過額外的利息。

(33)

他的正直賦予他一種冷酷的權利，所以他不做一點應分的好事情；他是沒有同情心的，凡是有益的事情他不會做……因爲被迫而不出於本心地去爲善是全然

不善的。

除了他自己是模楷外，他對任何人都沒有興趣，假如別人對他的自担標榜不發生興趣的話，他會衷心地憤慨起來！

同時，他不以為自己是個利己主義者，而且也特別嚴峻地譴責和悉心地偵察那些利己主義者和利己主義，他的確是這樣，別人的利己主義對他是個障礙呢。

他也不承認自己最小的弱點，更不清楚這些，更不寬恕別人的缺點，只因為他代表了一切，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四面八方都被他自己包括了。

他也不明瞭寬恕的意義為何，他從不寬恕自己的……那麼還有去寬恕別人的心向嗎？

在他自己良心的法庭之前，在他自己的上帝臉面之前，他這個奇特者，這個德性的巨怪，老是抬着眼睛看天，用一種清朗的聲音說：「是的，我是個模範，是道地的有德行的人。」

等到了他的靈牀上時，他還是重複着這些話，而且在他鐵石的心腸上甚至連

一點的顫動都沒有——在那個沒有污垢和瑕點的心上！

哦，自滿者的令人可憎惡，他那頑固和廉價買來的道德之令人可憎；你簡直比那坦白的罪過還來得更可厭哪！

一八七八、十二月。

狗

我們兩個在屋裏；我的狗和我……屋外正咆哮着暴風雨。

這隻狗坐在我的前面，直睨着我的面孔。

我也看着牠的臉。

牠好像要告訴我一些事情，牠是瘖啞的，牠是沒話說，牠不瞭解自己——但是我却瞭解牠。

我明白這當兒牠和我都活着同樣的靈感，在我們之間沒有兩樣，我們是一樣的；在我們雙方都炙燃着閃耀顫動的火簇。

死飛下來了，帶着它那寒冷的大翅膀……

一切完結了！

那麼誰還辨認出這是什麼火光在我們雙方閃爍？

不！我們面面相覷的絕不是一個獸和一個人……

它們是平等的眸子，那些眸子緊釘着對方。

任人和獸，生命是一樣的，在恐怖之下，便緊緊地擁抱着了。

一八七八、二月。

我的敵人

我有一個同志他是我的敵人；不是爲事業，不是由於公務，不是爲了愛情，僅因爲我們的見地對任何一個問題從來不一致，不管什麼時候我們遇到了，我們之間便起了一個不休止的辯論。

我們辯論着每件事情：關於藝術啦，宗教啦，科學啦，地上的生命啦，和來世的問題啦，特別是來世的問題辯論得兇。

他是一個忠實而熱誠的人。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你嘲笑每件事情；但是假如我死在你的前頭，我將要從另一世界來看你……我將要明白是否你還在嘲笑
着。」

他果然應驗而死在我之前，當他年紀並不十分大的時候；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我已忘了他的諾言，他的恐怖。

一天夜晚我正躺在牀上，實實在在，不能入睡。

屋裏不很黑也不很明亮，我凝望着灰色的幽輝。

突然之間，我幻覺到在兩個窗戶之間，我的敵人正站着，而且慢慢地悲傷地低昂着他的頭。

我并不害怕；我甚而至於也不驚慌，……自己僅僅稍微坐起了些，用胳膊支着身體，我專心注視着這一個不期然而來的幽靈。

他仍繼續點他的頭。

「好啦？」我最後說，「你是勝利了還是難過哩？怎麼樣——警告我還是責備我呢？莫非你的意思是叫我明白你是錯誤了哪？或者是我們雙方都錯誤了？你總驗了些什麼哩？地獄的苦刑？或者是天國的快樂？最低限度你要說一句話呀！」

但是我的敵人連一聲都不響，仍然如先前似的，哀傷而謙虛地低昂着他的頭。

我笑了……他消失了。

傻子

先前有一個傻子。

他很安靜而愜意地生活得很久了；但是漸漸而來的謠言襲擊着他，他被各方面的人看來是一個粗俗的蠢漢。

這傻子有些覺得害羞而且開始悶着頭想如何才將這不幸的謠言告一結束。

忽然間，一種急智來到他昏蒙的頭腦裏，……於是，沒有一點猶豫，他付諸試驗了。

有一位朋友在街頭和他相逢，這朋友對他讚賞一位聞名的畫家……

「依我的見解！」傻子喊道，「這位畫家早過了時代了……你還不知道嗎？我向來沒有想到你會如此……你在時代裏實在是太落伍了。」

這位朋友不禁訝然一驚，而且十分同意這傻子的意見。

另外一個友人說：「像這本良好的書不是我昨天才讀到的！」

「依我的意見，」傻子叫道，「我很奇怪你竟不自羞臊，這本書一點好處都沒有，很久以前人人都看清楚了這點。」這位朋友又驚奇不置，同意了這傻子的意見。

「我的朋友某某兄是多麼一個非凡的人哪！」第三個朋友對傻子說，「如今可以說有了一個真正慷慨的人。」

「照我看來，」傻子喊道，「某某，這個有名的惡棍，他欺詐他所有的朋友們，這是人人都曉得的事，你實在太跟不上時代了。」

第三個朋友也被羞住了，他同意了傻子的話就和這位朋友絕了交，不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只在這傻子面前來誇獎任何事情或人，他總是用這一套話來反駁的。

他時時還要苛刻地加上一句：「你仍信任有權威的人嗎？」

「陰毒！兇暴！」傻子的朋友們開始議論起他來了。「那是怎樣一個頭腦

(48)

哇！

「那是怎樣一個舌頭哇。」另一個人又加上句，「啊，是的，他有了知慧！」以致於一個雜誌的編者求這傻子充當批評欄的編輯。

這個傻子得以抨擊每件事情和每個人，一點都沒改變他的態度和言論。

那麼現在這一個出口攻擊有威權者的人他自己也成了有威權者，年輕的這一輩人都敬重他而且怕他。

那些可憐的年輕人們還能做什麼呢？雖則照一般的規律說來不當該去敬重何人……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那一個不敬重他，那個人會發覺自己確實是個時代的落伍者了。

傻子也會在眾人中走紅運呢。

兩個富有者

當我聽到對於富人羅斯柴爾特的讚美聲，原因是他曾經從自己鉅多的財產中抽出一部份來去辦兒童教育，去周濟病困者，去養活年老者，於是我被感動了而且也稱讚着他。

但是雖然在我稱美這件事的當兒，被這件事所感動的當兒，我仍不禁想起一個窮困的農夫家庭來，這農夫他曾收容自己流為乞丐的姪女到他那低陋的小屋裏去。

「假如我們收容凱凱，」女人說，「我們最後一個法新都將要用在她身上，這裏就不夠去買點鹽就麵包吃了。」

「好了，……我們將不用鹽，」這個老農夫，女人的丈夫，回答對方說。
羅斯柴爾特比上這個老農夫來還差的遠哩。

僧侶

我常常去結識一個僧侶，一個隱士，一個聖賢，他僅以祈禱的甘甜爲生；而且將他自己沉湎在這裏面；他在那教堂的冷冰冰的地板上站得那麼久，所以他膝蓋以下的腿簡直變得麻木了，好像一段木頭似的無知覺，他並不覺到這個；他仍站着祈禱着。

我瞭解他，似乎還有點羨忌他；但讓他也瞭解我並不加以責備我吧；我是不能企及他的快樂的。

他做到了萬緣俱滅的地步，滅絕了可憎的自我，但是我也是如此；這並非由於個人主義所致，我希望不是的。

我個人，可能是更負有重荷更可厭對於我自己，比他的對於他。

他發見了一個地方，在這裏忘掉了自己……但我也找到同樣一個地方，雖然

並不會那樣持久。

他不說謊話，……我也不是說謊話的。

一八七九、十二月。

東方的傳奇

住在巴革達的人誰不知道宇宙的太陽神雅法？

在好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仍然是個少年），雅法正漫步在巴革達的郊外。

猛然間，一種粗獷的哭聲傳到了他的耳朵裏；有一個人沒命地叫喊求救。

雅法在他的同庚的青年中是以慎審明敏聞名的；但是他的心是慈悲的，他是個仗恃自己的力量的人。

他向哭叫聲處跑去，看到一個衰弱的老人被兩個強盜綁在城壁上，強盜在搶劫他。

雅法抽出他的腰刀來殺了那個惡漢，把另外一個趕跑了。

這老人就如此被救了，伏身在他救命恩人的腳前，吻着他的衣角，呼喚道：「勇敢的青年的俠義行為要得到報償，在外表看來，我是一個乞丐，但僅僅外表

而已，我不是平常的人，明天早起請你到那個大集場上來；我要在一個泉邊等候你，你就相信我不是信口亂說了。

雅法一想：「在外表看來這個人是個乞丐，實在的；但也許有意外的事發生，爲什麼我不試他一試？」他就回答了：

「很好，你這位老人家，我一定去。」

這老人看了看他的臉色，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太陽尚未升起，雅法到場上去。這個老人已經在等候他，一隻肋緊靠在泉水的大理石盂緣上。

他不聲不響地拉着雅法的手引他到一個小花園裏，這花園的四周是圍了以高牆。

在這園子的正當中的草地上，生長着一棵看來特奇的樹。

它像一棵柏樹；只是它的葉子是天藍色的。

有三個菓實——是三個蘋果——懸在柔而上翹的枝上；一個是不大不小的，

細長形，乳白色的；第二個是大而圓，鮮紅色；第三個，是黃色的小而枯皺。

整個的樹在沙沙顫動，雖然沒有風吹，它却發出一種淒然的玲玲聲，好像玻璃鈴的響聲；它好像知道雅法是來臨了。

「年青人！」老人說，「你隨便摘吃其中的任何一個，但須要知道，假使你摘吃那個白色的，你將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假如你摘吃那個紅色的，你將要和羅斯塞爾多一樣富有；假如你摘吃那個黃色的，你將要被年老婦女們所喜歡。果斷一點！不要挨延。在一小時內這蘋果就要萎謝，而且這棵樹也就要縮入地的深處。

雅法低下頭，猶豫不決，「我如何去做？」他低聲的說，好像和自己在商議，「假如你變得太聰明了，你可能沒心去料理生活；假如你變得更富有了比他人，那每個人都要嫉忌於你；我最好摘吃第三個，那個枯萎的蘋果！」

他就如此做了；這老人張著沒有牙齒的嘴笑了，而且說：「啊，你這聰明的年輕人哪！你挑選的最好！白蘋果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呢？實在的，你的聰明不靈

(100)

於梭羅門，你也不需要那個紅的，……沒有它你也會富有，而你的財富也並沒有人嫉忌的。」

「告訴我，你老人家，」雅法說，很興奮的樣子：「那位令人尊崇的被上天所保護着的格里夫（Mohammed的後代）的母親住在那裏呢？」

這老人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指給這青年一條道路。

住在巴革達的人，誰不知道那偉大的宇宙的太陽神，那聞名遠近的雅法呢？

老人

可怕而黑暗的日子來到了，你自己的孱弱，你所鍾愛者的苦困，你淒涼黯淡的老年。對一切你所愛的人們你會無可挽回地獻出了自己，但他們都凋損枯落了。你走著下山路呵。

你能做什麼呢？悲傷嗎，苦訴嗎？這樣一來對人對己全無所補益……
在變垂凋謝的樹上，葉子雖然又小又少，但它仍有不變的綠意呢。

你也要收斂自己回到你的記憶裏去，在那裏隱深處，在浮現的靈魂的深處，有你自己可以窺見的往日的的生活，所有的芬芳，所有的新綠，和那優美的青春之力，都將向你重放光耀！

但是，注意呵……不要朝前看，可憐的老人呀！

一個訪問

我坐在開着的窗邊，……是一個早晨，是五月一日的一個大清早。

黎明還沒有到來；但是隨着曙色很近，那黑而溫暖的夜已漸漸變得乳白而清亮了。

沒有起霧，沒有微風的吹動，一切都是沒有色調而寂靜，……但是可以感到
的清醒是臨近了，稀薄的空氣裏聞着有一種清新和帶有霧的潮味。

突然間，從開着的窗戶裏，一隻大的鳥帶着沙沙的翅聲飛進了我的屋子。

我注望着它，……它不是一個鳥兒；它是一個長着羽翼纖嬌的女人，穿一件
拖到腳跟的長而窄的外罩。

她全身都是灰色，正如雲母殼的顏色；僅僅在她翅子的內面閃着如綻開了的
玫瑰的柔和色澤；在她小而圓的頭部有一束野百合花纏繞在分披的髮髮上；而

且在她那圓形的眉毛上，有兩根宛如蝴蝶觸鬚般的孔雀羽毛在滑稽地幌動着。

她沿着天花板飛了兩次；她瘦小的面孔笑開了；她那大而可愛的眼睛也在笑了；她的快樂嬉戲地飛翔使她的眼睛如金鋼石般的燦爛有光，她手中持一個野生花的長莖，——像俄國人所稱的玉圭——它實在像一個玉圭。

她迅捷地在我上面飛翔，用花觸到我的頭上。

我向她撲去，……但她已經從窗口疾逝了，飛跑了……

在花園中，在一個紫丁香花的叢裏，有一隻林鴿用第一聲的晨歌來歡迎她……在她消逝的所在，那乳白色的天空泛映出一陣輕柔的粉紅色彩。

我知道她，是幻覺的女神！你順便給我一個不經意的訪問，你曾經飛到我這年青詩人的跟前來。

啊。詩——青春——少女的真純美！你僅在剎那間照耀了我，在初春黎明的光景

兩個弟兄

那是一個幻想……

兩個安琪兒現顯在我的面前……是兩個精靈。

我所以稱他們爲安琪兒和精靈，因爲在他們赤裸裸的身體上一絲不掛，在他們的胳膊後面生着一雙長而有力的翅子。

兩個都還年青。另外一個稍微有點肥，有鬆膩的皮膚和黑黑的髮髮，充滿在他的赭色的眼睛四周的是濃濃的睫毛，他的樣子顯得詭密，愉快而熱切。他的臉孔秀美，有蠱惑力，稍帶一點倨傲，和邪怪，他軟紅的嘴唇在作昏迷地顫動，這一個青年好像得勢地笑了——自信而沒精打彩地笑了，一束顯著的花朵輕繪在他閃光的髮辮上，幾乎觸到他那天鵝絨似的眼眉上，那斑斑點點的豹似的皮膚上，繫着金箭，從他彎曲的胳膊上輕輕地直垂到他圓的股上。他翅子的羽毛上渲染着

蒼微紅色，像是浸潤着剛淌出來的猩紅鮮血，時時刻刻，他們顫響着一種悅耳的金屬音韻，好似春天的雨聲。

另外一個是溜瘦的，皮膚是黃色的，每一次的呼吸，都可以看出他的肋骨在作細微地抽動。他的頭髮是美而直細；他的圓而大的眸子顯灰白色……他的視線是皇出不安和出奇的光亮來，他渾身是纖細的；那半開的口，長着尖銳的魚牙，峭峻的鷹鼻，凸出的下巴，滿被着白色的汗毛，那乾燥的嘴從來不笑一笑。

那是一個安排得很好的面龐，但是可怖而且無情！（雖然那第一個實際上令人可愛的溫美少年，在他的臉上也並沒有同情心的痕迹）在第二個少年的頭上，絞纏着一些破碎而空了的五穀的穗子，也纏着一些枯草莖，一件粗布灰衣圍繞着他的腰身；一雙黯黑的翅子放在身後，慢慢地嚇人地轉動着。

這兩個少年像是形影不可分的伙伴，互相偎靠到對方的肩膀上，第一個的軟綿的手如一束葡萄似的放在第二個的骨立的頸項上，那帶着細指甲的第二個少年的纖長的手，如蛇似的盤繞在那第一個的女性似的胸脯上。

於是就聽到了一種聲音，那聲音是這樣：「愛和飢餓站在你的前面——一雙雙生的弟兄，這是一切生物的基本點。」

「一切活着的東西都是爲食物而動作，爲了生產後代而吃飯。」

「愛和飢餓——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生命不會停止，不論是那個別的和全體的生命們——是同一的宇宙的生命呵。」

一八七八、八月。

兩節詩句

從前有個城鎮，裏面的居民是那麼熱愛着詩，以致於，假使幾個禮拜過去後，沒有任何一首好的詩出現，他們認為這樣詩的貧乏現象是大家共同不幸的事。

經常碰到如此的晦運時候，他們都穿上最壞的衣服，染上一些灰塵在他們的頭上；而且，大眾擁擠在一個公共的方場上，洒淚而且極嚴苛地譴責那攬乘他們的藝術之女神。

在這一個不幸的日子，年青詩人江尼亞斯走進這被哀傷的羣衆所擁擠着的方場裏來。

用迅捷的脚步登上了那演講座，表示要背誦一首詩。

那些衛士們立刻揮起手中的警棍，「靜下來，注意！」他們高聲地喊，於是羣衆帶着希望安靜下來了。

「朋友們！同志們！」江尼亞斯用一種高而發抖的聲音開始了他的朗誦：——

「朋友們！同志們！藝術女神的愛好者！

你們崇拜優美和雅麗

不要讓一下子的灰黯沮喪了你們的靈魂，

你們衷心的希冀靠近了，光明將驅除黑暗。」

江尼亞斯停止住了……接着從方場的各方面起了一種嚙嚙的喧囂和笑聲作為他的回答。

每一個臉都帶着激憤的紅色向着他，每個眼裏閃動着忿怒，每一個胳膊都伸起來示以威嚇的拳頭！

「他想要用這個蒙蔽我們！」方場上激揚着惱恨的聲音，「從講座上把那低能的詩光拖下來，叫這個混蛋滾出去！爛蘋果，壞雞蛋給這吊二郎當的傢伙吃，給我們石子氣死這裏有石子！」

江尼亞斯高聲從面部羞紅到腳跟……但是，在他未回家以前，一片狂

(88)

熱的喝采和讚許的喊叫聲襲來了。

江尼亞斯充滿了驚奇又回到這方場裏來，然而仍設法避免被人家注意（因為去激怒這羣狂怒如野獸似的羣衆是危險的。）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高高的在人們的上面的，在人們臂頭上的，是一位立在金盾上的人，是一位他的詩敵，青年的詩人朱麗亞斯，身穿紫色的袍子，在他那飄動的髮上戴着一個月桂冠……人民全圍着他喊着：「光榮，光榮，光榮屬於不朽的青年詩人朱麗亞斯！他已經在我們難過遭殃的當兒安慰了我們，他的詩句比鑄鐵還響亮，比玫瑰還芬芳，比蔚藍的天空還潔淨！抬着他祝賀勝利吧！用一種柔和的香氣包裹着他的敏悟的頭，用棕櫚葉有節奏的顫動來清爽一下他的額際，用一切阿拉伯的芬芳的末藥撒在他的腳上。」

江尼亞斯走到十個熱狂喝采者的跟前，「我向你請教，啊，我的老鄉親，朱麗亞斯用怎樣的詩句使你們興高采烈了？啊呀！當他唸的時候我沒有在場，假若

你記得起的話，請你背誦一道給我聽好不好？麻煩你了！」

「像這樣的詩句我真難以忘却的！」這個人提起精神來說，「你以為我是怎樣一個人！請聽——也好使我快活快活！」

「藝術女神的愛好者」那受崇敬的朱麗尼亞就這樣開始了……

「藝術女神的愛好者，

優美雅麗和音樂的崇拜者，

不要讓你的心被幽暗驚破。

所希冀的不時將到來，白日將驅散黑夜。」

「你認為這些句子怎樣？」

「天哪！」江尼亞斯喊了一聲，「這就是我的詩！當我背誦時，朱麗亞一定混在羣衆裏的；他聽見了而且又重新背誦出來，僅僅稍改動了一兩個字，並沒有加強一點感情。」

「嘿！現在我認識你啦……你是江尼亞斯，」那個被他擔着的市民對着他，臉

顯怒容地說：「你這嫉忌的人；你這傻子……你這倒楣的可憐虫，注意一下朱麗亞斯是多麼莊嚴地在詠吟着它：『白日將驅散黑夜！』而你只是這些濫調，『黑暗將被光明趕走。』什麼是光明？什麼是黑暗呢？」

「但這不是一樣的嗎？」江尼亞斯是開始了……

「你敢再說，這市民截斷他的話道：『我要召喚那羣市民過來……他們將把你撕成粉碎！』」

江尼亞斯很知趣的保持着緘默，但是一個白髮的老人聽到了對這位不幸的詩人所作的談話聲，他便把一隻手放在這青年詩人的肩上，說。

「江尼亞斯，你發表了你自己的思想，可是時間不得當；他雖沒有發表他自己的思想，但是在適當的時間。結果，他是對了……你僅得了一點良心的感藉罷了。」

但是他的良心，盡最大的可能——老實說並沒奏出什麼功效——當這位得了良心上安慰的江尼亞被推到一邊時——在遙遠的地方，在快樂讚揚的叫聲聲中在

(07)

威嚇的太陽的金光中，朱麗亞斯頭戴着紫色燦爛的月桂冠，被飄蕩的芳香所包圍，端莊肅穆，像一個皇帝凱旋而返國土，姿態傲岸而軒昂……那長長的棕櫚枝一起一伏，柔和的搖動着，好像在他面前致溫順的敬禮，更替那入了迷的市民們表示出無上的崇敬之意。

一八七八、四月。

小麻雀

我打獵歸來，順着花園裏的一條路走着，我的狗在我的前面跑。

突然間，牠縮短了步度，開始潛行着，好像是循着獸跡在覓尋什麼獵物。

我順着這條路看過去，看到有一隻小麻雀兒，頭上長着柔軟的羽毛，頸子是黃色的。它是從巢裏剛掉下來（風在猛烈地搖撼着路上的樺樹枝），這小雀不安地移動着，無助地拍一拍它那羽毛未豐的翅膀。

我的狗慢慢地挨近了它，這時忽然從臨近的樹上，衝下來一隻黑頸的老麻雀，如一塊石子般地直打到狗的鼻子上，那老麻雀顯出可怕的样子，豎起了渾身的羽毛，作絕望地哀鳴，兩度飛向它那牙齒閃光大張開着的吻旁。

它爲了要救護而來；它飛到小麻雀的前面來遮護……但它細弱的身體整個在作恐怖地顫慄；它的聲音粗糙而怪誕，恐懼得暈了過去，它獻出了自己！

相形之下，狗是多麼魁偉的龐然大物呵！然而那老麻雀不能安棲在高高的樹枝上，……是一種勝過它意志的力量驅使它衝了下來。

我的特萊莎（犬名）縮回身來，兀然地站住……它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

我急忙喚回我那受驚的犬，懷着滿懷的敬意而走開了。

是的；你不要笑吧，我對這細小的英勇鳥兒的確懷着敬意，爲了它這種愛的衝動。

我想，愛是比死和死的恐怖還奇奧，惟因爲愛，生命才能團結起來而且向前邁著。

一八七八、四月。

骷
髏

一個華麗輝煌的大廳裏，有一羣高貴的男男女女。

所有的臉孔都很有生氣，談吐風生……一席雜亂的談話涉及到一個聞名的歌者，他們稱讚他爲神聖而不朽……啊，昨天她是何等地表演出了最後的韻音呀！

慕然間，——由於一個巫人的一隻魔杖的幌動——從每個人的頭上到每個人的臉上，脫落了那精緻的皮殼，立刻顯出了骷髏的慘白色，那裸露的牙牀和齒齦，在這裏那裏閃着鉛色的光。

我恐怖地望着這些牙牀和齒齦的移動；在明亮的燈光和燭輝中，在轉動在閃爍，在一團球形的骨塊裏，也轉動着另外一些較小而失神的眼球。

我沒有勇氣撫摸我自己的面龐了，沒有勇氣在鏡子前照一照了。

這些骷髏從這邊轉動到那一邊去，像先前一樣如的……而且像先前同樣的嘈

雜，他們從牙齒縫裏伸出那破紅布片似的舌尖，天花亂墜般的嚼麻着，無比的不朽呀！是的，不朽，……歌者表演了最後的顫音。

一八七八、四月。

某人

你沿着生命的小徑平靜而幽雅地走着，沒有淚沒有笑，那些不同的注視你的含着輕蔑的眼光，也不會打擾了你的平靜。

你是良善而聰敏……一切東西對你都像隔得遠遠的，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忙。

你是美的，沒有一個人敢說你是否誇獎過你的美，你不賦于別人以同情；也不希望人家的同情給你。

你的眼光很深沈，裏面沒有什麼思慮；那亮而深的眸子裏顯出了空虛。

這樣，在極樂的境地，你那幽雅的身影，在哥洛克莊嚴樂曲的引導之下，無悲無喜的移動着。

基督

在一個夢中，在一個木製的教堂裏，我看到一個少年差不多還是一個小孩子年紀，幽冥的燭光亮閃着一點紅燄，在一個古色古香的聖像之前。

一圈彩色的光燄圍繞着每一個細小的火焰，教堂裏漆黑而黯澹，……但是在

我前面站着許多人們，全有農夫型的頭和俊美的髮，他們時時走動着，低昂着頭，宛如小麥的穗似的，當夏風緩慢的波動經過它們上面時。

頃刻間，一個人從後面走來，站在我的身旁。

我並沒有面向着他；但是馬上我覺察出來這個人正是基督。

霎時間，我懾服於感動之下，希奇和恐慌的情感之下……我竭盡力氣……看着我的隣近者。

他有一個像每個人也像全人類的面孔。眼的部位看來略顯高，很恬靜而專心

，嘴唇相合着，但扣的不很緊；上脣宛似蓋在下脣上；短小的兩撇鬚。手和手靜靜地合着。他的衣服也像每一個人穿的衣服。

「基督是這種模樣兒嗎？」我想，這樣一個貌不出衆的平常樣子的人！怕不會是他吧！我轉過頭來，但是我難以把視線從平常人的身上移開，因為我又確實覺得那站在我身旁的不是別人正是基督呢。

我又用力端詳他……但仍是這面孔，這像一般人的面孔，這每天可以看到但不相識的面孔。

忽然我的心沈墜了，我明白了，我覺悟到這樣一個面孔——一個像一般人的面孔——就是基督的面孔啊。

岩石

當春天晴暖的日子，在海潮高漲的時候，你也曾看到過海岸壁的一塊古老的岩石嗎？那活躍的浪花擊碎在它的四周——打擊着它，戲弄着它，撫摩着它——那散珠似的閃光的浮沫潑撒在它蒼苔結滿的頭上？

這石頭仍然是同一塊石頭；但是它的暗淡的表面開出了光亮的色彩。

它們述說着當古老的往日那溶解了的花崗岩開始凝固，而且都發着火紅的色彩。

正如此似的，我蒼老的心近來這被妙齡女郎的靈魂所包圍所侵擊着……因了她們的撫慰，那褪了色的虹彩，這燃後的餘燼，又重新燃起來了！

波浪是退落了……但是那顏色仍然沒有變得幽暗，雖然那如刀似的風在乾烤它們。

(75)

朋友和敵人

有一個囚犯被判處了終生的無期徒刑，他却逃出了監牢？沒命地跑出去……在他的後面，獄卒們跟踪地追趕着。

他拚死命地跑着……他的追趕者開始落後了。

但是你瞧，在他前面有一條岸壁峭陡的河水，一條深而窄的河……他是不能夠泅過的！

一根細而腐朽了的樹幹剛已從此飄向彼岸去，這罪犯已經有一隻腳踏上去了，……但是湊巧在對岸上站着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好朋友一個是仇人。

仇人一句話都沒講。他僅僅抱擁著雙肋；但是他的朋友用一種極高度的叫喊聲道：「天哪！你要幹嗎？瘋子，你要好生想想！在你的重壓之下它會斷的，是不可避免地要毀滅的！」

「但是這裏沒有第二個方法去橫渡這條河，……你沒聽到他們在後邊追趕我嗎？」這可憐的人在絕望地哀鳴着，說話之間，他蹬上了這樹幹。

「我不許你這樣措！不，我不許你去自尋毀滅！」這位熱切的朋友在喊，於是他從犯人的下面抽回這樹幹，這犯人便立即落進滾滾的波濤裏去，被淹死了。

那位仇人很滿意地笑了笑便走開了；但是這位朋友坐在岸上，爲他可憐的友人很難過地哭泣起來！

他並沒想到因朋友的死亡而去譴責自己，……簡直一點都沒有想到。

「怨他不聽我的話，他不聽話！」他沮喪地喃喃着。

「實在的，」他最後又加了一句道，「他實在地擺脫了那可怖的終生的監禁！無論如何吧，他現在沒有痛苦了！他現在是較安逸了！這是天命注定的，我這樣想！」

「然而，我還是慚愧，要是從人情上看來的話！」

這慈悲的人兒，爲他這一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朋友的命運，便繼續不斷地無

(78)

可轉止地疼哭起來。

二八七八、十二月

山林的女神們

我佇立在一個半圓形的美麗的山脈前，這座山從頂巔到山麓全被一個青年的綠林所籠遮着。

南方的澄明而藍的天空蓋在它們的上面；山頂上有陽光的流動；山下有一半被草掩住的溪水，在迅疾地淙淙流動着。

古老的傳說映進了我的腦海，在基督誕生後的第一個世紀，一隻希臘的船是如何地划行在愛琴海上。

時間是中午……空氣很平靜，忽然間在舵手的頭上，有一種很清晰的叫聲，「當你靠了島的岸壁，」叫喊的聲音很高昂，「偉大的牧羊神便死了！」

舵手怔住了……怕懼起來，但當船經過島嶼時，他聽從了，而且喊道，「偉大的牧羊神是死了！」

立刻之間，應和着他的喊聲有一種回音，順着海岸而傳來（雖說這島上無人烟），發出了高的哭聲，呻吟聲，聲音拖得長長的，是悲傷的哭聲，「死了！死了牧羊之神！」我回想這個故事，……一種奇怪的思想生出了來，「假如我所禱一下會怎麼樣呢？」但在這回是欣悅而美的景況中，我不能去想起死，我用盡力量喊了出來，「偉大的牧羊神是復活了，復活了！」立刻，真奇怪，回應我的是從各各寬大半圓形的青山那邊傳來了一串快意的笑聲，發出了欣歡的喃喃聲和鼓掌聲，「他是復活了，牧羊神是復活了！」高揚的新鮮的年青的聲音，在我面前每個東西都爆發出了突如其來的笑聲，比高高的太陽還爽朗，比那在草間的淙淙作響的溪流還愉快，我聽一種急促而呆笨的輕輕的脚步聲，在綠色的灌木叢裏，閃動着古希臘衣服的大理石般的光輝，和赤裸着的四肢的生動的紅色，……那就是牧羊神，山林女神，和酒神，匆匆地從山頂來到了平地上……

立刻，在森林裏每一個空曠處他們都出現了，他們的鬚髮飄動在他們那仙人頭的四周，他們纖細的手高高地擎着一個花圈和鐃鼓。於是那笑聲，那燦煥莊嚴

的笑聲，伴着跳盪舞踊隨他們一起來到了。

在他們前面，一個女神在走動。她比其餘的都高大漂亮；臂頭在抖顫，手中挽着一隻弓，在她飄蕩的髮髮上有一個銀色的新月……

「典娜，是你嗎？」

那女人突然間呆住了，……頃刻之間，山林女神們也跟着站住了，響亮的笑聲消失了。

我瞧着那不作聲的女神她顯出一種死沉沉的蒼白色來；我瞧着她的足她的足便在地下紮了根，她的嘴唇張開着表示出一種不可言傳的恐怖！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凝視着遠遠的地方……她看見了什麼呢？她凝視在什麼東西上呢？

我轉向她所注望的局面，……

在遙遠的天際，在低低的大塊之上，看到基督教堂的白色鐘塔上的十字架在像一點星火似的閃爍着……這個十字架也是這女神所看到的。

我聽到在我後面有一種深長而破碎的喟歎聲，好像是斷了的弓弦般的顫音。

當我又轉過身回來，山林的女神們的痕迹一點都沒留下來……廣大的森林還是像先前一樣的綠，僅僅在枝桠交錯的樹幹之中，這裏那裏，浮映着一些白色的餘輝；這是不是山林女神們的白色外套，或者是山谷中昇起來的霧，我弄不清楚了。但是，我是何等地爲了這些消失了的女神們難過呀！

神祇的宴會

有一天，天神忽地想起在她的天宮裏開一次大宴會。

一切的「美德」都被請到了，僅僅屬於男人的「美德」沒有去請……來的都是女性。

在這裏她們人很多，有大的有小的，小一些的「美德」都比大的溫良和順些；但她們都顯出了良好的幽默趣味，大家雍雍穆穆地在一起聊天，好像是成了很親切的親戚和朋友了。

但是這天神却注意到那個像是陌生的美麗女人身上。

這東道主人挽了一個女人的臂膀引她到另一個女人的前面。

「慈善」她說，指着第一個女人說。

「感恩」他又說，指着第二個女人。

(84)

這兩個女人驚諾的說不出一句話來了，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雖則爲時很悠久了，這還是她們第一次的相會呢。

一八七八，十二月。

獅身人面像

灰黃的砂粒，上面酥軟，底下堅實，……不管你向那裏眺望，都是瀚海無垠。

在這沙漠之上，在這死土的海面上，聳立着這個埃及的獅身人面像的巨大的頭顱。

它們要說些什麼呢？那些厚而凸出的口唇，那些永不變更的伸長而翹起的鼻子？那些位於高眉毛的兩道弧形下的半睡半醒的眼睛？

它們要述說一些事情。它們正在說呢，實在地，但是只有伊底伯斯能猜破這個謎，而且瞭解那無聲的言語。

等一等看，我知道這容形，……在它們之中並沒有埃及的韻味了。白而低的眉頭，突起的顴骨，直而短的鼻子，端美的口，白的牙齒，軟軟的鬍子，彎曲的

髭鬚，那遠遠隔離開但並不為大的眼睛，……在頭上那便帽也似的髮絲，從中分垂下來，……但是那正是卡波，西杜，紗密陽，是那些耶汝斯拉夫和瑞奄沙的農民們，是我的同胞，親如骨肉，俄羅斯人呵！你們也列於獅身人面當中嗎？

你們也要說些什麼話嗎？是的，你也是獅身人面像。

你們的眼睛，這些沒有光而深陷的眼睛也正在說話了……他們的言語也是一樣的瘖啞和含混不清。

但是你的伊底伯斯在那裏？

啊呀！只是穿上農人的衣服還不夠做一個你們的獅身人面像，啊！俄羅斯的
一切獅身人面像呀！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在很久很久以前某時某地，我讀了一首詩，不久便把它忘了……但它的第一行却深深印在我的記憶裏——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現在是冬季了，霜花凍結在玻璃窗上；在黑黯的屋中燃起一支孤淒的燈，我蜷縮地坐在屋子的角落裏；在我的腦筋裏這行詩不住地回響着——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我彷彿看到我是在俄羅斯鄉下的矮窗前。夏晚是慢慢地溶進夜色裏，溫暖的空氣裏是洋溢着木犀草和菩提花的香味；窗白坐着一個女孩子，她的頭倚着手臂低垂在肩上，她靜靜地凝神注望着天空，好像期待新星的出現，她惺忪的眼裏含着純真和靈性，在她欲語微啓的口唇上流瀉着爛漫的天真，呼吸是多麼平靜，沒

有玷辱的心胸，青年面影是多麼純淨溫柔！我不敢去講她；但是她對於我是何等可愛呀？我的心是多麼地顫動！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但是在屋裏越來越黑暗了。……蠟淚流瀉着，光色黝暗，舞動的影子在地板上瑟索着，窗外聽到嚴霜的咬嚼聲；在屋內，有可怕的老年人的喃喃聲。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在我眼前另外湧現出一個印像。我聽到鄉間的家庭生活的快樂雜聲。兩個生長着赭髮的腦殼，靠攏在一起，用他們光亮的眼睛向我乖刁地望着，玫瑰的面頰帶着壓抑下的笑意在顫動，手與手很親熱地握着，清輕而和陸的聲音一次比一次的高揚着；在略遠一點的地方，在一個舒適的房屋的一端，另外也是一個年青人用不熟稔的手指飛跳在一架老的鋼琴上，但是所彈的蓋納華爾瑟舞曲，却掩不住那祖傳的茶壺的沸水嘩嘩聲……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臘燭的光搖墜了，……誰發出那種粗而虛弱的咳嗽聲？我的老犬蜷伏着，抖動在我腳前，牠是唯一的伙伴，……我感覺冷，……我僵凍了，……所有的他們都死了……死了……

「多麼嬌美，多麼鮮麗，這些玫瑰……」

一八七九、九月。

最後的見面

我們一向是親密而熱切的朋友，……但是一個不幸的時刻到來了……我倆便如敵人似地分開了。

許多年過去了以後，……我來到他居住的那個城市，我知道了他陷於無助的病痛中，而且想見我一面。

我就到他家去訪他，走進了他的屋子，……我們的目光相觸到了。

我難以辨認他了，啊。上帝！病害得他成了什麼樣子啦！

他的面孔蒼黃而皺縮，頭髮禿光，長着稀疏的鬍鬚，除了一件好像故意裂開口的襯衫外，沒穿另外的衣服。他顫瑟地伸出那好像所有的肉被咬去了的可怕的瘦手，用力地說了幾句含混不清的話——是責備還是歡迎，誰知道呢？他的清癯的胸脯起伏着，在那慈謔而深陷的眼睛上滾動着兩滴榨出來的痛苦的淚

水。

我的心在向下沉落，……我坐在靠近他的一個椅子上，我的視線不由自主地落到這詭然的景象上，我也伸出了我的手。

但是，那不像是他的手在握着我的。

好似在我們之間坐着一個高大而蒼白的女人（註），一件長的外套從頭到腳地包裹了她，她那深而蒼白的眼睛在兀然地出神；沒有一點聲息發自她那蒼白而冷酷的唇齒間。

這個女人已經使我倆拉攏了手。……她永遠給我倆調解和好了。

是的，……死之神爲我倆調解了……

註：指死神。

一九七八、四月。

明天！明天！

當每天消磨過去後那是多麼令人感到空虛，乏味和無用呵！它留在後面的痕迹是多麼稀少呀！當這些時間連續地過去是多麼沒意思和多麼愚蠢呵！

然而那是人類求生存的欲望；他歌頌生命，他附託希望在生命上，在他自己的身上，在將來！……啊，他希望將來是多麼的幸福！

但是，他爲什麼老是想著要來到的一天不同於他活過的今天呢？

不，他甚而不想到這個。他全然不喜歡去想，他處置得一切都適當。

「啊，明天，明天！」他自相安慰着，直到「明天」丟擲他到了墳墓裏去。

好了。一旦進了墳墓，他便沒有了選擇的餘地，也不再有了思想了。

乞丐

我沿着街道走……由於一個衰老的乞丐使我停下了脚步。

充血而可怕的脸子，紫色的口唇，襤褸的衣服，流膿的創傷……啊，是何等的恐怖的窮困吞噬了這一個可憐的生靈！

他向我伸出了一隻紅腫而骯髒的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要求周濟。

我開始摩索我每一個口袋，……沒有錢包也沒有手錶，連一個手巾都沒有，……我自己拿不出一點東西來。這乞丐仍然在等待着，……他那伸出來的手在無力的顫動而且抖擻了。

懵懂而羞愧的我，熱烈地握住了他那污穢而顫的手，……「不要生氣，老哥，我沒有一點東西，老哥。」

這乞丐用他那充血的眼注望着我；他的紫色的嘴唇微笑了；而且他更緊緊地

握了握我冷涼的手指。

「這算什麼，老兄？」他喃喃地道：「這也要謝謝你，這也是個禮物，老兄。」
我知道我也從這位老哥處得了點禮物。

一八七八、二月。

停留住

停留住！如我現在所看到的你，永遠存在我的記憶裏！

從你的嘴唇上發出最後一支動人的音調，在你的眼裏沒有了光輝；它們是昏蒙的，由於歡情的重壓，由於美的快感之重荷而壓落了，它曾經是你要表明出的快樂——美，爲了探索它，你曾經伸出你的熱切的勝利的虛疲的手！

那是什麼光線——比陽光還要高尚而純潔些，圍繞着你的四肢，圍繞着你平整的衣服？

上帝用怎樣一種漫不經意的噓氣吹向你那散亂而波動的鬚髮上？

他的吻在你的白如大理石般的眉宇間燃燒！

(95)
這就是那被啓示出來的神祕，是詩的神祕，生命和愛的神祕！這是不朽的！這裏沒有另外不朽的東西了，也不須要，因爲在這剎那間，你是不朽了。

它過去了，你又成了一粒塵砂，成了一個女人，一個小孩……但是，你何必介意呢！因為在這一剎那，你在諸多短暫流變中是超越一切而站在局外的。這一剎那，你將是綿綿無絕期的。

停留住！讓我也分你一份不朽吧；你永恆的光輝也照射進我的靈魂裏吧！

一八七九、十一月。

探訪員

有兩個友人坐在一個桌子旁喝茶。

從街上傳來一陣突然的喧擾，他們聽到一種悲愴的哀叫聲，和憤怒的責罵聲，以及高揚的譁笑聲。

「他們正在打一個人，」一個朋友望着窗子外面說。

「是一個犯人？一個謀殺者？」另一個人問。

「我說，不論他是誰，我們都不能允許這樣無道理的蠻幹，讓我們去打抱不平去。」

「但是他們並不是在打一個人謀殺者呢。」

「不是個謀殺者？那麼一定是個小毛偷吧？這沒有兩樣，讓我們也出去把他從衆人中救出。」

「那也不是個小毛偷。」

「不是個小毛偷？那一定是個捲款潛逃的管帳的？一個車站上的管理員？一個陸軍招募者？一個俄國藝術的保護者？一個律師？一個保守黨記者？一個社會改革家？……不論是誰吧，讓我們去幫助他！」

「不……他們在毆打的是一个報社的探訪員。」

「一個探訪員？啊，聽我說，我們還是先喝了這杯茶再說吧。」

◀ 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 ▶

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世界文學名著譯成中文的已是不少了，其中也有很好的作品，但是節譯，舊譯，或竟譯得草率不能使人滿意的譯本，亦不在少數。

本社有鑒於此，特敦聘徐仲年柳無忌二教授主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約請名家根據原文全譯，將世界文學奇葩移植到中國來。

本叢書第一輯十冊皆係英法第一流作家的代表傑作，也是世界文壇上最偉大，最輝煌，最負盛名的文藝鉅著；裝幀力求精美，於短期內陸續出版，以慰讀者幾十年來的渴望與理想。

<p>William M. Thackeray "Vanity Fair" 浮華世界 英·薩克萊著—趙瑞漢全譯</p>	<p>Anatole France "Thaïs" 泰綺思 法·法朗士著—徐蔚南全譯</p>
<p>George Eliot "The Mill on the Floss" 萊樂絲河上磨坊記 英·喬治依莉脫著—嚴晉全譯</p>	<p>Prosper Mérimée "Colombi" 鴉鴿姑娘 法·梅里美著—徐仲年全譯</p>
<p>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賊史 英·狄更司著—呂天石全譯</p>	<p>Abbé Prévost "Manon Lescaut" 曼儂 法·波萊夫斯著—春明全譯</p>
<p>Jane Austen "Emma" 愛瑪 英·奧斯丁著—劉重德全譯</p>	<p>J. J. Rousseau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哀綠綺思 法·盧梭著—焦菊隱全譯</p>
<p>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遊記 英·司惠夫脫著—張健全譯</p>	<p>A.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小仲馬著—李青崖全譯</p>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初版發行

屠格涅夫散文詩集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郵匯費)
元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李岳南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重慶沙坪壩 正風出版社

分發行所 重慶·西安·昆明·成都·蘭州·貴陽 聯營書店

57
772 (43)
(5)

屠格涅夫散文詩集

裝 幀：線函裝



參 聯 社 1954
基本定價
現售實價
==== 熟料紙本 =====